

无花果

叶文玲著

7.7

0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方 昉

封面题字：方传鑫

无 花 果

叶文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嘉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1 字数 142,000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书号：10078 3138 定价：0.49元

内 容 提 要

《无花果》是作者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选了她从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一九七九年七月间所写的十五篇作品。作者满怀革命的激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伟大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绚丽图画。

无论是战斗在对越自卫还击第一线的英雄战士，还是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坚持生产的老工人；无论是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工作者，还是敢于坚持原则勇于负责的基层干部；无论是战斗在广阔天地里的农村知识青年，还是在平凡岗位上工作的青年服务员，都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作者热情讴歌了我们时代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赞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细腻、真挚的爱情。作品题材广泛，有一定的生活气息，语言较生动。

编辑例言

文化大革命前，我社曾和《萌芽》月刊编辑部合编出版过《萌芽丛书》，从今年起重新恢复这套丛书。新出版的《萌芽丛书》仍和过去一样，以文学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以介绍文学新作、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为目的。但与过去的丛书也略有不同，一是仅出小说，不出诗歌和散文；二是过去只出短篇小说集，现除了短篇小说集外，还兼及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更为欢迎。

《萌芽丛书》坚决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人物、风格的多样化。

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短篇小说的新人，都可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由我社和作者协商编选。中篇、长篇小说一定要处女作。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作品的作者，就不再列入这套丛书。

我们热切地希望新人不断涌现，衷心地祝愿他们迅速地成长。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未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序

罗 荪

出版社寄来了一份清样，原来是叶文玲同志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无花果》的清样，并要我为《无花果》写篇序。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的作品写过序，但是我还是高兴地承诺下来了。当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包括她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写的第一篇作品《我与雪梅》时，就被她的生动的语言吸引了。后来有同志要我写点评论文字，由于工作和时间的关系，一直未能写出来，而且一拖就是半年多，使我深深感到不安。这回出版社又把小说集的清样寄来了，就决心写一点读后感，作为小序。

这本集子选了作者从一九五八年六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所写的十五篇短篇小说。这次又重新读了一遍，它的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的语言，它的真挚的感情和朴素无华的描写，吸引着我。尽管在这些作品中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也没有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是作者却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我们时代的普通劳动者的精神状态，真实地反映了

— 1 —

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某些侧面。

大部分作品是写于“四人帮”垮台后的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背景是在“四害”横行的时期。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些普通劳动者的经历，他们以独特的行动抵制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者善于用她的宁静而细腻的笔触刻划她的同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被压抑的环境中爆发出来的抗争的火花。

如《水》一开始就把矛盾提出来了，一个单位的群众自发地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时候，上级突然通知“追悼活动立即停止”。人们“由惊呆而转为无比忿怒！人们没有一个‘遵令’退出会场，……也不知道如何反抗，如何表达郁积在自己胸中的圣洁的感情。”正当这时，从人群中走出青年高志浩，他向总理遗像鞠了一躬，又庄严地朗读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虽然只有这一星火花，也代表了人民的抗争。

又如《晚香玉》，作者通过一对新婚夫妇在欢乐的气氛中，不慎跌碎了一座领袖石膏像，竟然使这两个纯洁而虔诚的青年，在“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灾难中演出了一场悲剧。作者以巧妙的构思和细腻的描绘，将一对纯洁的年轻人抛进了极端恐惧的深渊之中，揭示了“现代迷信”对人民的残酷毒害。新娘由于极度的惊恐而堕入河中，新郎却象当年祥林嫂由于儿子被狼吃掉后的精神失常那样，呆痴痴地念叨着“一只茶杯，我摔的”……，老是重复着，重复着，十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关上他的惊悸的心扉。

作品中没有出现一个“四人帮”的人，而它的阴影却恐怖

地笼罩在人们的周围。“现代迷信”就如一张魔网，网住了这个个人世间，杀害着善良人们的灵魂。

《雪飘除夕》是直接反映同“四人帮”斗争的短篇。从一家化肥厂的停产，可以看出“四人帮”如何摧残生产的阴谋。这家化肥厂是供应郊区农用化肥的基地，“四人帮”为了夺权，迫使这家厂挂上了“停产无化肥”的牌子，宁让几千吨化肥藏在小仓库里，也绝不肯发放给急需化肥的公社。一边用停电、停煤等手段卡住工厂的生产，一边又大批“唯生产力论”，让烟囱不再冒烟。新上任的党委书记程钊依靠了群众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作者以她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好几个印象深刻的妇女形象，如雪梅、丹梅、丁娟和春谷。

我读叶文玲同志的作品第一篇是《丹梅》，作品写了一个雷锋式的女青年。她被柏树沟的贫下中农推选进城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知青代表大会。但是县里却要指定一个所谓“路线觉悟高”的“反潮流”分子当代表，由于贫下中农的抵制，他们便用妥协的办法另外增加一名“反潮流”的代表。

丹梅一心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从不服输。在她进城的途中遇到一位倒在雪地里即将分娩的产妇，虽然耽搁了参加会议的时间，她还是高兴地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她迟到了，就遭到了某些人刁难，阻挡她参加会议，她愤怒地把代表证掷还给那个小爬虫杨秘书，便掉头昂首离开了会场，表现了她的刚毅不屈的性格。

叶文玲同志的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在她的作品中反映

出来的题材也是比较广泛的。对农村的生活可能更熟悉一些，因此反映农村生活比较多一点。她也写了工厂的生活和斗争，写了科技工作者，写了商业部门的服务人员。今年，她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慰问团，到了自卫还击战的第一线，访问了英雄战士。

她的《寂静的山谷》，就是此行的收获，也是这本集子的最后一篇，是一九七九年七月的近作。无论是在构思上、语言上以及在细节的选择、人物心理状态的刻画上，都是十分成功的。

小说是从奶奶关心孙女春谷的婚姻大事开始的，作者用短短几句话就把春谷的形象勾勒出来了，“别看我们春谷一非天仙，二非美女，平平常常就这个模样，可是对那样十分活跃的‘愿’来者，她却连个直钩也不肯抛呢”！但是在她的生活中却闯进了一个古怪的小伙子。当战争打响了的时候，男民工上了前线，女民工到了前沿包扎所。作者并没有着意去描写他们的姻缘，但它却一直贯穿着整个故事，时隐时现地逗引着你。前沿包扎所的八个女民工，在紧急需要的时刻，做了伤员的担架工，据介绍，其中一个伤员负伤很重，急需抬去抢救，在介绍中描述了这个小伙子的英雄事迹。春谷认出了那伤员就是闯入她生活中来的那个古怪小伙子的时候，她有意不去抬这副担架，而让她的伙伴抬，她自己却去抬了已经死去的副班长。她们迷了路，误进了一条十分幽暗的雾谷，经历了不少险阻，终于来到了接运伤员的汽车站。此刻八位姑娘全象从水里捞起来似的，“浑身没一根干纱”，这一笔写得十分形象，写

出了她们的艰辛的经历。就在春谷即将把伤员移交给医护队长的时候，她悄悄地在一张民工伤员卡片上空着的“亲属姓名”一栏里，庄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杨春谷。”

最后这一笔真是画龙点睛，活脱脱地显示出了春谷的性格。这段姻缘、这段爱情，写得妙极。既不落旧套，又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作者并没有用什么大笔浓墨去描绘她的英雄人物，而是通过几个生动的细节，轻描淡写地把他们之间的姻缘和他们的英雄性格融会在一起了。

读完这本集子，使我感到作者在创作历程中，又大大跨进了一步。特别是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如果说对于这本集子，以及对作者在创作上还要谈点什么的话，我以为作者在反映这个复杂的时代生活方面，有时是绕开了尖锐的矛盾。因为作者反映在作品中的时代背景，大半是“四害”横行最猖狂的黑暗年代，全国善良的人民正在遭受着大灾难。人民在忍受，人民也在进行着斗争。当然作者完全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从各种角度来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生活，而不要回避此时此地的矛盾和斗争。作者写了许多雷锋式的好人好事，作者是以满腔热情来讴歌这些人物的。但是有时觉得作品中描写的人和事，同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够那么谐调。如《水》写的是一九七六年初总理逝世后，“四人帮”禁止追悼，但是怀着无限悲愤的普通劳动者，埋在他们心底的怒火，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的。小说没有沿着已经开始接触到的矛盾开展下去，转而写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丁娟，着力

地写了她一心学习雷锋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好事。致使当时这场斗争中断了，总感到有那么一点不满足。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点随想，以供参考。

最后，还想讲一点作者对于语言运用的特长。叶文玲同志对于群众语言十分熟悉，因而能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深信每一个读者读完这本集子的时候，都会欣赏到作者运用语言的本领。

为了祝贺文玲同志的第一本集子的出版，也为了祝贺我们这条文艺战线上又增加了一位文艺战士，从而看到了这支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这一段小序，正是为了表达我的祝贺。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于北京



1979年书目

春

鸣

(中篇小说)

晓明著

作品以1976年春时势变化为背景,描写了青年工人杜春鸣和方思俊恋爱的发展和破裂,触及了当前青年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梨园谱(长篇小说)

吴因易著

这是一部描写解放前川剧艺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舞台上下,悲欢离合,情节曲折生动。写作手法,别具一格。

短 ~ 篇 ~ 小 ~ 说 ~ 集

山地笔记

贾平凹著

胡采序

羊城一夜

陈国凯著

肖殷序

无花果

叶文玲著

孔罗荪序



目 录

序

罗 荪

我和雪梅	1
两亲家	9
春倩的心事	23
见面	36
丹梅	48
雪飘除夕	61
年饭	84
小憩	99
晶亮	115
无花果	131

水	142
悄悄的脚步声	163
信念	175
晚香玉	196
寂静的山谷	212

我和雪梅

妈妈端上了菜，我连沾满泥巴的脚也顾不上洗，就捧着饭碗，大口地吃起来。

妈妈用手指敲敲我的脑袋，半责备半疼惜地说：“看你饿成这样子，怎不早点回来？一个黄毛丫头偏要跟种田小伙子们争长较短的，你比得过么？人家是一向做惯了的，你呀，别是新茅坑三日新了，做了几天，你别痛得喊爹喊妈啊！暖暖，慢点吃，别这么狼吞虎咽的，当心……”

妈说起话来总是这么唠唠叨叨的，我听得不耐烦了，把嘴一撅说：“别说了，你倒说得好听！大家都在田里干得挺起劲的，我难道好意思一个人跑回来不成？再说，我脚骨一点都不痛。哈，锻炼好了！”我一边说，一边还故意把脚往地上蹬了两下。暖，这一蹬倒不好，脚骨儿酸溜溜的有点痛。我连忙把脚缩回来，为的是别让妈妈瞧出破绽。

“嘿，你甭这么要面子！明明落后了还说自己不输，要不你的工分簿上为什么连六、七分也没见眼哩？嘿，还吹牛皮！”妈妈故意逗我。

一听这话，我心里更恼了，不过，我却找不出一句话回驳。

的的确确，提起这个工分簿就使我生气，干了七八天的活，上面记着的都是三分四分，最多是五分，唉，还有一个倒霉的二分呢，那是第一天做的。要是将来带到学校里，别的同学都是满满的九分、十分，我这一本可怎见人哩！甭讲别人，就说我们队里的雪梅吧！她也只比我大两岁，可是她得的都是七、八分。想到这里，我的嘴巴撅得更高，不由得怪起社长老孟叔来了。

可不，都是他！每次分配活儿时，都是挑最轻的活儿给我做，好象我是三、四岁的小娃娃似的，每次他都是慢条斯理地说：“暖暖，你是读书人嘛，得先学习学习做轻活。急什么，放心，会有你的份儿的，做事要慢慢来，嗯。”

慢慢来，到底什么时候才让我学呀？假如我还表示反对，他就会把胡子一摸，假装生气地说：“怎么？你不听我这个领导的话吗？没什么好讲价钱的，快去吧。”

听到这里，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回身走出来，为了表示我里的不同意，我就故意把脑袋一扭，两条辫子跳得老高地一甩一甩地走出来，那时老孟叔就会哈哈地笑起来，说：“这闺女……这闺女……”

每次都是这样，使我始终没法拣到点重活儿做。有一次，我想学犁田，他又不许。这倒罢了，可气的是福根、田生这几个鬼家伙，还故意朝我瞪眼吐舌头的做鬼脸，把手中的赶牛鞭子高高扬起，大声吆喝着牛：“喂嗨，去！去！”故意引逗我，真把我眼也馋红了……

想到这里，我不觉又狠狠地把脚往地上一蹬，自言自语地

说：“哼，总有一天我会得到十分的，别神气！”我使劲把饭碗一推，已经吃饱了。

这时门外有人大声叫我：“筱英，筱英！”我跑出去一瞧，原来是雪梅，她一招手，我不知道有啥要紧事，就迎了过去，雪梅把头俯在我耳边，唧唧咕咕地说了一大阵。我一听，乐得跳起来，二话不说，一扭身往屋里跑，提了一只猪草篮，随手拿过桌上的草帽往头上一戴，刚要出去，妈妈从里间出来了，喊住我说：“往那跑？干了半天活，还不歇息去！”

“别管我，我找同学玩去！”我头也没回地跑了出去。雪梅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俩手牵着手朝着河边跑去。

事情原来是这样：

今天，大部分的男女社员都上洪头岭修水库去了，少数的男社员在麦子地里浇粪，因为人手不多，三里丘的四、五亩麦地还没有人浇。到三里丘有三里水路，是要趁船去的。两船粪早已装好了，停在河边。假使抽出人来摇到那边，洪头岭和三里丘差不了几步远，招呼几个男社员下来浇就行了，因为实在没有空闲的男人，所以老孟叔只好摇摇头说：“没办法，搁到明天吧，只好延一天了！”本来种田地，浇粪的日子总要得时，老孟叔这样决定也是出于无可奈何的。

雪梅刚才在那里听到这事，就要求说：“让我找个人帮忙摇出去吧！”

老孟叔吃惊地瞪圆了眼睛说：“你说那里话？你一个姑娘家，要说干别的活也许能行，这可不简单哪，路又远，不行不行！”

雪梅也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她知道辩下去无用，就来找我，和我商量悄悄把船摇出去，反正别人都干活去了，老孟叔事又忙，不会有人发现的，为了防备万一，我们两人各带了一只猪草篮，若是有人问起，就说是拔猪草的。

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今天这事可称了我的心，而且又有雪梅姐在一起，我是很相信她的，跟她在一起做事，保险不出差错。

两年前，雪梅和我一同在小学毕了业，自然，我们两个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家干活人手少，考初中时，她妈坚决不让，一定要她留下来帮助家里干活，雪梅哭着留了下来，我进城去考取了初中。

这两年，雪梅姐在家里长进得可快啦，种田活差不多都学会了，干起活来快抵上一个小伙子，这方面我就比她差劲多了，现在，象雪梅姐自己说：“就是拖我出去，我也不愿离开农村了！”

我们快步走着，不一会就到了河边，静悄悄的，只有季四婶在那里洗衣服。

粪船果然已装好，幸好船不很大，是小船，并排两只躺着，雪梅说：“这样也还嫌吃劲些，我们摇不动的。喏，那里有只空船，我们分成三船运好了。”

我跑过去，把那只拴在桩上的空船解了绳，拖了过来，两人用粪兜一下一下舀了过去。

装好后，我们跳了上去，把篮子放在船尾，雪梅把舵，我就用劲摇起来，季四婶瞧见了，诧异地问：“怎么叫你们两个姑娘